

2011年教育部社科项目

THREE-DIMENSIONAL MEANING HOLISM:
TRANSCENDENTAL, COMPOSITIONAL AND GENERATIVE

三维意义整体论：
先验、构成与生成



王爱华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本研究获得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规划基金项目“三维意义整体论：先验、构成与生成”（11YJA740086）和2011年度四川省高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项目“三维意义整体论：先验、构成与生成”（SC11WY020）的资助。

三维意义整体论： 先验、构成与生成

THREE-DIMENSIONAL MEANING HOLISM:
TRANSCENDENTAL, COMPOSITIONAL AND GENERATIVE

王爱华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 鑫
责任校对:孙滨蓉
封面设计:严春艳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维意义整体论:先验、构成与生成 / 王爱华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614-9904-7

I. ①三… II. ①王… III. ①语言哲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4267 号

书名 三维意义整体论:先验、构成与生成

Sanwei Yiyi Zhengtilun; Xianyan、Goucheng yu Shengcheng

著 者 王爱华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9904-7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9.5
字 数 251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意义整体论是语言哲学的重要论题之一。相关著述颇多，观点林林种种，但几乎是各家各言，分歧较大。这主要源于以下两个缺陷：1) 含混地使用“意义”这个概念；2) 所持守的意义整体论形态单一。鉴于此，本研究提出意义整体论多形态观、三维意义整体论和意义多层次观。意义整体论有三种形态，即意义先验整体论、意义构成整体论和意义生成整体论。它们在言语使用中融合，形成意义确定的三个整体维度。意义在语言使用中呈现为四个层次，即句义、显义、隐含和合义。每一个意义层次在不同的意义整体维度中生成。句义在意义先验整体维度和意义构成整体维度生成，显义在意义先验整体维度和生成整体维度生成，隐含和合义在意义生成整体维度中生成。本研究在一定意义上理清并较为合理地回答了意义整体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揭示了意义的本质和意义的基本确定方式，对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语义学、语用学等领域的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序

哲学问题和哲学研究通常有三个特征（Searle 1998：158—160）：第一，所关注的问题还没有统一的方法给予回答；第二，所关注的问题属于框架性问题（framework questions）。如果我们问“what is the cause of AIDS?”，这不是哲学问题，而“what is the nature of causation?”却是个哲学问题；第三，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本书探讨的意义整体论是西方语言哲学界争议较大的课题，各家各言，各说各话，问题的症结在于学者们对以下两个框架性问题，即“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意义整体论?”，持有错误的假定，比如，用“meaning”一词涵盖所有的意义层面，只持守一种意义整体论形态，即“意义先验整体论”。由此，我们采用概念分析的方法，提出并分析意义整体论的三种形态：意义先验整体论、意义构成整体论和意义生成整体论。这三种意义整体论形态在言语使用中融合，构成意义生成的三个维度。与此同时，用概念分析的方法，将意义分为四个层面，即句义、显义、隐含和合义，每一层面有各种不同的序一度结构，在言语使用中，由不同的意义整体论形态确定。我们用这种意义多层次观和意义整体论多形态观去重新考察由意义整体论所导致的各种疑难，发现它们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正如 Wittgenstein 等哲学家所说，哲学问题通常是由语言或概念的误用导致的，一旦概念被澄清，问题也就解决了。

本书的各章节之间具有逻辑关联，后面章节的内容基于前面章节的分析和讨论。建议读者从第二章开始，按顺序逐章阅读。第一章导论，是对全书内容和背景的简要介绍，有些内容可能要在读完全书后，才能理解，所以建议放在最后读。

本研究自觉地将哲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其研究成果对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语义学、语用学等研究领域都有一定启示作用和理论参考价值。因此，本研究可以提供给语言类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和其他语言类研究者参考和教学使用。

借此机会，我要对教育部的资助表达诚挚的谢意。本书的完成得到很多人的指导和帮助，导师钱冠连先生始终如一的扶持；John Searle、陈嘉映先生、江怡先生等在方法上的指导；王寅先生的鼓励和帮扶；师兄梁瑞清有求必应的无私帮助；师兄霍永寿、褚修伟、梁爽、刘利民等的关心和帮助；电子科大外国语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以及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在此真诚地向他们表示一一感谢！同时，本书的出版离不开四川大学出版社曾鑫先生的大量工作、朋友般真诚的耐心的帮助，更离不开家人一直以来的鼓励和支持，特别是我丈夫吴贵凉为我所付出的一切，特此一并致谢！

王爱华

于圣地名苑

2016年7月23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1.1 语言表达式的意义	(2)
1.2 各种意义理论	(7)
1.3 意义原子论与意义整体论	(12)
1.3.1 意义原子论	(12)
1.3.2 意义整体论	(15)
第二章 现有意义整体论及其争论	(21)
2.1 意义整体论的论据	(22)
2.2 意义整体论的疑难	(25)
2.2.1 意义组构性疑难	(25)
2.2.2 意义不稳定性疑难	(27)
2.3 解决意义整体论疑难的两种进路	(30)
2.3.1 意义整体论的弃绝	(30)
2.3.2 意义整体论的保留	(35)
2.4 现有意义整体论研究的缺陷	(43)
2.4.1 “意义”概念的混淆	(44)
2.4.2 意义整体论形态的单一性	(45)
2.5 本研究的基本主张	(46)

第三章 整体论的三种形态	(47)
3.1 先验整体论	(48)
3.1.1 Duhem 的先验整体论	(49)
3.1.2 Einstein 的先验整体论	(52)
3.1.3 Neurath 的先验整体论	(53)
3.1.4 小结	(55)
3.2 构成整体论	(56)
3.2.1 构成整体论的源起与发展	(56)
3.2.2 构成整体论的特征	(59)
3.3 生成整体论	(62)
3.3.1 生成整体论的背景	(62)
3.3.2 生成整体论的基本主张	(66)
3.4 小结	(73)
第四章 意义整体论的三个维度	(75)
4.1 意义整体论的本体论地位	(75)
4.1.1 意义的类属存在性依赖	(76)
4.1.2 意义的家族定性属性	(79)
4.1.3 恰当的排列组合	(81)
4.1.4 小结	(84)
4.2 意义整体论的先验维度	(84)
4.2.1 Quine 的先验整体论	(85)
4.2.2 从先验整体论到意义先验整体论	(89)
4.2.3 对 Quine 意义整体论的批判	(94)
4.2.4 小结	(97)
4.3 意义整体论的构成维度	(98)
4.3.1 意义构成整体论的含义	(98)
4.3.2 洪堡特的语言系统观	(100)
4.3.3 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观	(101)

4.3.4 语言系统观的继承与发展	(105)
4.4 意义整体论的生成维度	(109)
4.4.1 意义生成元：话语	(110)
4.4.2 意义生成过程	(111)
4.4.3 意义生成的结果	(114)
4.5 先验、构成与生成三维之间的关系	(116)
第五章 Davidson 对意义原子论与意义整体论的融合	(117)
5.1 组构原则：一种意义构成整体论性质	(118)
5.2 “真”概念和 T 约定	(121)
5.3 最原初的诠释	(125)
5.4 原子论与整体论的融合	(130)
5.4.1 原子论与整体论的对立观	(130)
5.4.2 意义伴随性与意义构成性的区别	(133)
5.4.3 二元论方法	(135)
5.5 小结：Davidson 意义整体论的优缺点	(141)
第六章 意义整体论三维在言语使用中的融合	(143)
6.1 言语使用中的四层意义	(143)
6.1.1 句义	(144)
6.1.2 显义	(153)
6.1.3 隐含	(157)
6.1.4 合义	(165)
6.1.5 四层意义的区别与联系	(166)
6.2 意义生成的表达场：最小交流情景	(168)
6.2.1 说话人主体 (Speaker)：智人 (Sapience)	(170)
6.2.2 他者 (Hearer)：主体间性	(180)
6.2.3 客观世界：真概念	(189)
6.2.4 语言表达式：交流不需要的条件	(190)

6.2.5	意义生成表达场里的意义整体论的三维	(193)
6.3	句义生成与意义整体论的先验维度和构成维度	(197)
6.3.1	句义生成的必要条件	(198)
6.3.2	句义生成的构成整体维度	(202)
6.3.3	句义生成的先验整体维度	(205)
6.3.4	句义生成中构成整体维度与先验整体维度的 相容性	(206)
6.4	显义生成与意义整体论的先验维度和生成维度	(211)
6.4.1	显义生成的先验整体维度	(211)
6.4.2	显义生成的生成整体维度	(215)
6.4.3	小结	(231)
6.5	隐含生成与意义整体论的生成维度	(232)
6.5.1	Grice 的隐含生成机制	(232)
6.5.2	关联理论的隐含生成机制	(236)
6.5.3	隐含生成的充分必要条件	(238)
6.6	合义生成与意义整体论的生成维度	(250)
6.7	三维意义整体论融合的总体框架	(257)
第七章	总结与反思	(266)
7.1	总结	(266)
7.2	反思	(267)
7.2.1	对意义组构性疑难的再思考	(268)
7.2.2	对意义不稳定性疑难的再思考	(269)
7.2.3	三维意义整体论视域下的意义概念	(271)
	参考文献	(273)

第一章 导论

意义整体论研究的是确定意义的方法和原则。就意义而言，它既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也是语言哲学的核心内容，因此，意义整体论研究既是语言学的，又是哲学的。

从哲学的角度看，意义整体论是当代一个重要而又极具争议的心智哲学和语言哲学主张。这一主张背后几乎涉及了语言哲学的各种问题，如语言和世界、语言 and 心智、语言与社会、语言和认知等诸多问题。本研究围绕对意义整体论的探讨，从新的角度逐一考察上述问题，因此具有重要的哲学价值。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上述种种问题，无疑也是语言学应该回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许能为语义学、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等的研究开拓一些新论题。再者，意义整体论必须解答以下重要的语言学问题：语言习得和理解疑难、意义不稳定性疑难和意义组构性疑难。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丰富已有的语言学理论，并对语言习得和教学、语言交流和翻译等具有指导作用。因此本研究既具有重要的语言学价值，还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就方法而言，整体论是当前各学科正在兴起的研究范式。探讨意义整体论的各种形态及其特征，无疑在语言学方法论上具有前沿性，对语言学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在哲学界，围绕意义整体论争论的焦点有二：第一，意义整

体论违反意义组构性直觉；第二，意义整体论导致意义不稳定性疑难。要解答这两个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意义，以及各种意义理论对意义的理解。

1.1 语言表达式的意义

一个声音，或一串字母，即一个语言表达式，是物理之物，就像我们的手，房前的树那样具体实在。但是一个语言表达式，与实物不同的是，它们有意义。意义是什么呢？为什么语言表达式具有意义？这些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通常的回答是，语言表达式具有意义，是因为它是符号。符号有意义，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表达了一个它物；符号“首先是一个它物，它自身反而被遮蔽。”（周文华 2010：127）

这个“它物”的显现，就是对表达式“自身”的遮蔽，这个被遮蔽的表达式就是符号，而那个使表达式成为符号的它物，就是符号的意义，或表达式的意义。既然这个它物（即意义）借着某个表达式现身，而不自身显现，它就不是直接被感知的对象，因为直接被感知的对象，必然自身显现。虽然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不是被直接感知的，由于它借着表达式现身，已显明它的存在，证明它的在场。意义的存在和在场，必然发挥其影响，为主体的发觉和感知提供了条件，正如周文华（2010：127）所说，“由于符号首先是它物，这表明意义是首先感知出来的。”

事物的自身显现，是一个自然的物理过程。既然符号“自身”被遮蔽，符号意义的显现过程是一个带有“非自然联系”的物理过程。正是这种“非自然联系”使符号成为符号，也就是，非自然联系是符号的本质特征。关于这一点，Grice（1957；1989）有更深的洞察，他把意义划分为自然意义（natural

meaning) 和非自然意义 (non-natural meaning)。他指出, 下列这些句子虽然有同一个表达形式 “A means B”, 却可明显地划分为两类:

- (1) Those spots mean measles.
(这些点点是麻疹。)
- (2) The recent budget means that we shall have a hard year.
(最近的预算表明我们今年的经费将很紧张。)
- (3) Those three rings on the bell of the bus mean that the bus is full.
(汽车铃声响了三下意味着汽车上的人已满了。)
- (4) That remark, “Smith couldn’t get on without his trouble and strife”, meant that Smith found his wife indispensable.
(话语“史密斯不能没有生活中的麻烦和冲突了”的意思是史密斯发现不能没有他的妻子了。)

(Grice1989: 213-4; 翻译为作者所加)

根据 Grice, 例 (1) 和例 (2) 属于一类, 也就是, “mean” 后面的成分 (即 B) 是其前面成分 (即 A) 的自然意义。例 (3) 和例 (4) 属于另一类, “mean” 后面的成分是其前面成分的非自然意义。在第一类, 即例 (1) 和例 (2) 中, B 和 A 有着客观的联系, 这种联系与语言表达式相独立, 不受交际双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限制。“某人身上的斑点”与“麻疹”的联系, 可以通过医生诊断, 或通过科学研究发现, 但不能通过人的主观意志给予建立。同理, “预算数据”和“经费状况”的联系可通过经济学家推算或发现, 而不能人为地建立, 也不能凭人的主观

意志随意地改变。然而，在第二类，即在例（3）和例（4）中，B和A之间的联系来自于人为的约定，来自于主体间的约定，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紧密相关。这种人为确立的联系，可以被取消或破坏。例如，车上的乘客已经满了，可由于乘务员误操作，使车上的铃声只响了2下，或响了4下，而不是3下。在这里，非自然意义B与A的联系，没有规律可循，并且常被撤销或打破，但是B和A之间的联系是真实存在的，不能被否认，并且其表现形式通常很复杂。以（4）为例，这句话表明，Smith很需要他的妻子。但是如果例（4）后面跟了一句：“But as a matter of fact, Smith abandoned her wife one year ago.”（但事实上Smith一年前就抛弃了妻子），我们会对例（4）有完全不同的解读，“Smith一年前对妻子的抛弃”，使“Smith很需要他的妻子”成为一种假象，但整个故事仍具有连贯性，让人可信。

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的一个区别是，前者表现为规律，后者表现为规范。规律具有客观性，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天上有闪电，则接着的一定是打雷，这是一种规律。但一般不会有有人为地用闪电来表示打雷。这样的用语规范具有社会文化的约定性，随着情景、社会文化及历史的改变而变化。又如，“关羽双手抱拳表示告别”，这里的“告别”是“双手抱拳”的一个非自然意义，关羽用双手抱拳来示意告别。但是，这种情景完全也有可能：关羽双手抱拳，却不是准备告别。在武术界用双手抱拳表示告别，而现实生活中，多数人及有些文化却用挥手来道别，这也是一种规范。

从语言表达式获得其非自然意义，需要借助于许多共同参与的因素，即语境因素。也就是说，表达式具有什么样的非自然意义，依赖于语境才能得以确定，并且，语言表达式的非自然意义可以随着语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被修改，重新解释。如上面对例（4）的分析就是如此。这种非自然的联系，就是语言表达式的

“能指 (signifier)” 和语言表达式的“所指 (signified)” 之间的关系。哲学家, 如 Searle (1983), 将语言表达式这种特性称为“关涉性 (aboutness)”, 即语言表达式 (或符号) 关涉他物的特性, 这是手或树之类的实物没有的特性。

根据 Grice, 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与语言表达式本身的联系 (即符号的意义与符号自身的联系), 是一种非自然意义的联系, 是社会文化性的规范, 而非物理的规律。语言表达式意义的约定性, 决定了语言表达的复杂性。复杂性体现在语言表达式与其非自然意义既没有必然的联系, 也不具有一一对应性的属性。

Grice 除了对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做了区分, 还对会话过程进行了仔细分析, 区分会话过程中的各种相关因素, 阐明这些因素在整个过程中的各自作用。例如, Grice 认为, 交流中, 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可分析如下:

(G1): 对某个听话人 H, 说话人 S 希望他说的话 u 能够在 H 身上起某种效果 E; 在 H 上达到效果 E 是通过 H 认识到 S 的这一意图而实现的。

(Grice 1989: 122)

在 (G1) 中, 有三个主要角色, 即说话者 S, S 说的话 u, 听话者 H。我们把说话人 S 认为话语 u 的意义称作说话人意义 S(u), 听话人 H 认为话语 u 的意义称为听话人意义 H(u), 说话人意义 S(u) 和听话人意义 H(u) 都依赖于语境。然而, 话语 u 在语言共同体 C 中 (说话人和听话人都是共同体中成员), 有一种被语言共同体 C 中绝大多数人公认的意义, 我们称其为规范意义, 可记为 C(u)。显然, 规范意义 C(u) 不依赖于具体的使用语境。要使说话人和听话人能够成功交流, 我们必须假定, 说话人意义 S(u) 和听话人意义 H(u) 都以规范意义 C(u) 为基础, 也就是, 语言共同体 C 中的任何合格的 (这个限定排除了

刚学语言的儿童、学这种话的二语习得者和语言障碍者）说话人，其话语都要受到某种规范的制约，说话人意义是受规范意义影响的，而听话人理解任何话语时，首先是基于那句话的规范意义。当然，说话人意义、听话人意义还依赖于具体的个人（如用话语 *u* 所要传递的打算、想法、暗示或隐含等）和具体的使用语境（包括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而规范意义则与任何具体个人和具体使用语境独立，只与某个语言共同体相关。

除了上述讨论的自然意义、非自然意义、说话人意义、听话人意义和规范意义外，语言表达式在具体语境中还会生成出特定的语境意义，如主题意义、配搭意义、指示词的确定意义等。就主题意义而言，“家里来客人了”和“客人来家里了”表达了不同的主题意义，前者的主位是“家里”，为已知信息，“来客人”是述位，为新信息，客人是谁，说话人和听话人可能都不知道。而在“客人来家里了”中，“客人”是主位，是已知信息，“来家里了”是新信息，客人是谁，说话人和听话人可能都知道。搭配意义是一种语言语境意义，比如，我们一般会说“美男子”，而不会说“娇男子”，但可以说“娇小姐”。这里“美”与“男子”搭配，“娇”与“小姐”搭配，构成特定的搭配意义。指示词的确定意义，是指指示词在具体语境中所指的对象。例如，张三说“我病了”。这句话中的“我”指的是“张三”这个确定的意义。

我们有时甚至可以用语言表达式来指称表达式本身。例如，“张三是人名”，这里的“张三”不是用来指称张三这个人，而是指称“张三”这个语言符号或表达式。

综上所述，语言表达式可以传递各种意义，鉴于此，Millikan（2004）提出了意义多层观，认为存在着各种意义，例如，人们想做各种事情的意图意义，工具和其他各种手工物件的工具意义，人们用语词和句子所意谓的意义，自然符号所意谓的意义，以及心智表征所意谓的意义。

在综合各种意义观的基础上，李福印（2012：61—63）提出了意义的五要素说，他认为，对象、概念、符号、使用者和语境是意义的最重要的五个组成元素，意义可以通过这五个元素中一个或几个来描述。比如，“课桌”这个表达式，可用以指称客观世界中占有时空的外延对象集合，也可用以指称我们头脑中关于客观对象的概念，还可以用以表达说话人的意图，比如在不同的语境中，说话人可用“课桌”一词来传递“到课桌旁边看书”，“不要用这张课桌”等意图或隐含。我们也可以“课桌”来传递符号本身的意义，如“课桌是两个汉字”，或表达课桌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如“课桌不是椅子，但它们都是家具”，在这里，“课桌”与“椅子”构成了对立关系，与“家具”构成了包含关系。在具体的语境中，“课桌”会生成特定的语境意义，如“课桌坏了”，在此情景中的人，都知道是哪一张课桌坏了。

从上述例子看来，意义的五要素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意义只能在这五要素的相互关系中被理解（Millikan 2004）。Millikan指出，使用者的意图与表征或指称对象必然相关联，说话人的明确目的（explicit purposes），是被表征的意图（represented purposes），并且，它们不仅表征意图，还拥有它们所表征的意图。她进一步指出，意图符号，如句子，具有指称功能，但与自然符号（natural signs）不同，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就带有目的，不仅可以表征错误，其真值还可以为假（misrepresent or be false）。

正因为意义涉及各种不同的层面，人们对意义的考察也是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的。下一节是对各种意义理论的系统回顾和梳理。